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蘭亭考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紹鼎

蘭亭考卷六

宋 桑世昌 撰

審定上

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

流落於人間本朝太宗皇帝時倣摹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别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

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歐陽文忠公集古録）

真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逾遠當復闕壞後生所見愈微愈踈矣東坡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别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

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逺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共本令左緜僧意祖摹刻於石軾書 題河朔本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惟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

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蹟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為張熙載書

此蘭亭詩敘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濇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起倒兒輩不觧珍惜有乞書者輙與之今家書中幾一空也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

涪翁題棠梨板本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筆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

收歛筆勢亦可及此_{跋唐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斸地得闕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_{並山谷}

宗室叔盎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

於定本不及此板本也

右米氏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録此軸有蘇氏故題為褚遂良摹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勾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鋩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艤寶

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内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褚遂良所臨黄素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序第二本為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貞觀名

手模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比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棤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頗留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敝精神如何如何芾惶恐 並晉賓

蘭亭修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歎刻之

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廻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爲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石刻得於周延儁仲章少卿之子衍仲章父安惠公起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政立朝不阿為晉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荆公厚善因表其墓

安惠公弟越皆著書名大觀已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
安惠公所藏妙墨秘玩尚多存者葢仲章能以翰墨世
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
乆以見贈雖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仮
彦思題

紹興癸酉七月五日大父正國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籙
宫前逢道人持一瓢一軸求售乃蘭亭序也後有貞觀
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抃趙康靖公槩胡文恭公

宿

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真偽之辨歷歷有據以一褐酬之攜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桑氏筆記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絶倫凡好迹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誓墓後益自珍不復為人書則蘭亭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闕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

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葛立方題洪慶

善本

司業汪逵家藏褉序至多内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次有

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秘寶也宜十襲藏之紹興丙辰季

夏十有一日觀於資善堂武陽朱震書曲水序

自薛氏易古石刻亂真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資善堂觀沖侍讀范公也又續瑾印章印跋

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序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搨本以賜羣臣故傳於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袤汪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

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録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闕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别未為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籖題為唐古本乃此本也尤為可寶王厚之

淳熙戊戌

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為好事者負去如此本固已不易得況太行北嶽墮胡塵中已五十年乎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着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因之歎耳朱熹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搨乃獨縱横放肆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軼絕

塵也其后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為疑予按歐陽公集古録率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為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葢草稿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后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為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間皆摹寫者令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為證余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刻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

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搨賜侍臣本卷尾三印曰賜
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備一時官吏衘名有蔡君
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余來
見而喜旣不去手因并書之王信誠之所刻本第十及
十一行内有異字十一十二行内有句章令滿騫字
蘭亭序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
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
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

之江南真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為可貴也淡巖老人書紹興已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觀所藏蘭亭二本相類一肥一瘦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刻之真偽皆為後輩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着語矣曷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

余在中秘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桯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為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袤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山中慶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

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熈寧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為人而其說之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令升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歴中宋景文為定帥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受留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携石去其長子留偽本於

郡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為驗令升之說如此頗與
何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
軍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書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
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輒書所聞二說於後
期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癸
紹興初遣中貴衛茂實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人
使往來中都宮闕尚容觀瞻衛因與同事趙彦恬遍歷
其間至一閤壁庋上有小匣徽皇御筆題云真定武蘭

亭有本十軸遂置其匣䄂之以歸使回各藏其一餘皆

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序熈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

斵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

宗澤送之維揚金人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斵損

乃舊日定武所招尤可貴重黄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

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

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似尚書之為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索公厨有石鎮肉乃刻牡丹賦於背者道祖别刻石以易之携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搨treat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毡墨焉故最下近石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為工部郎經同為曹氏壻得薛氏本題清閟堂法書墨本最為近古今亡之聞為某人借

去某人者死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得其歷略再見於京口復叩其詳云爾因録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

去年使北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本因書於後永嘉許及之紹興甲寅九月望日

必大與子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禊帖以十數共評游氏所藏謂謝脱拘束而動容周旋以印印泥不無

愜當筆意奕奕妙入神品蓋傳於今者惟定武瘦者最佳兹其一也周必大題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南華以副墨為子洛誦為孫予亦謂前賢筆跡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予竊傷之昭陵璽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遭兵燹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為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

上損之故摹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豫章京堂題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脩禊叙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横生平生所閲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争雄長皆熈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以上六跋續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葬昭陵真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彷彿能

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為真妄矣予頃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來老嘗模刻於寶晋齋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絶不類他本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跡與碑刻差謬豈止有千百里之遠粗能存其典型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訪茍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是尤可笑也玩古主人蔡山父題 陶安世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日正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瘗諸地中而别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後為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　容齋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為主無論屈曩觀婦人以美為主無論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皆遒峚精麗凜乎其

生意存不必深辨為定武否也同上跋王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況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返不知也贊皇李處

全題定武舊本

蘭亭序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火之餘所有亡幾宜城太守趙公介然閩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真虞永興本也命勒於石元勛不伐趙明遠本

紹興五年三月庚寅

逸少蘭亭叙曽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實唐刻也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為二宣和元年十二月魯郡守錢伯定遯叔記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季賞鑑刻叅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賞鑑刻今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於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為真樂静堂成季題李公昭玘漢老伯父頃在彭門見醫者田務本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洒不類塵俗中物為題其後云見贊永云田生以余賞之輙秘其畫然畫實

奇手也適道姓于出蘭亭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尾謂所
見三本此本最真伯父蓄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道
其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杯羽化當思僕言致和丁酉
五月朔雲龕小隱書此帖本濟北于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
輕以示人意謂于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
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侍郎出以示
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間得喪存沒事
亦何限而余亦老矣且知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

無常悼歳月之遷流為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李邴漢老書

比年石刻燔毀略盡此本獨有存疑有神佛護持韓駒

丹陽蘇子美家所收褚遂良臨貞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間所傳異矣曾軒

蘭亭脩禊叙真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之蔡運直矢白下潯叟此是王承可

蘇緯觀　黃叔文觀　王安國朱輔戊辰十月二

十六日觀於五羊郡齋此本今藏攻媿齋

蘭亭考卷六

蘭亭考卷七

宋 桑世昌 撰

審定下

黄伯思法帖刋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為作曾字按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間特闕者葢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着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為

曾不知老之將至按晉史逸少傳及書録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正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物朱翼

舊藏蘭亭叙三本治平間蘇黄門自河朔持歸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黄太史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貞觀中摹永禪師石本凡三也中原散亂皆失之渡江來得晉陵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大畧相似而此

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偽此其最前者視諸本為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本為最襄陽張嵲巨山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為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絶超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於河南王晋玉家黄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亭叙高風勝韻為一代冠太宗褚

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洛陽李處權跋戊午

中秋前三日巳上姚僅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叙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定武本為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閱悵然維揚朱𠑽同光宗

諱儒題於前塘

米南宫謂蘭亭叙為行書第一黄太史謂蘭亭叙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鑿損數字以惑人後以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為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

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横生非他本可及比鑿去本自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鑿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叙多矣此特一二見耳尤袤延之題跋王順伯第一本 淳熙丙午季夏望日

唐文皇既得修禊序命趙模韓道政諸葛貞馮承素搨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迹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刓者為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樫伯時有薛道祖親鐵題一本正

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吕氏舒王所跋與此本無毫髮異其刓缺處正同益信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賞予之言尤袤順伯第二本

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薛道祖别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

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鋒鍔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篤人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得於修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北聞在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輿牡丹賦并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芑題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修禊叙石於殺胡林乞墨本者押至薛惡鼓聲刋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

摹易元本以歸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
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刋本為証然在等輩實稱
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佳本求正於順伯
建安袁說友跋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慶歷中宋景公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於營妓
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
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摭換以歸
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

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中迨今數十年

秘藏不遂精神煥發豈有神佛護持耶榮芑書 榮次新所藏本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也紹興辛巳金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龔音同光宗諱頤書 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序云初寮先生得於天上與此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耳覃懷李耆俊題 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叙石刻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搨十餘本復十年薛師正分閫遂為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畧無毫髪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

乾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為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間分二十本余得

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刓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淳熈乙亥十月旣望

修禊序唐人所摹最有典型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為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熈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摹刻偽本易取歸洛陽掩其跡而於攜去之石鑱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為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間竟歸天上其始末大畧如此其獨冠於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

骨蓋其彷彿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為可貴王
厚之書慶元丁巳下元日

定武蘭亭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弟嗣昌
獻於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棄
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未
逾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
南密旨令搜訪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窖藏掘
地土蓋由此紹興壬子夏覓官修門與順伯言此世所

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紙乃越竹豈非維揚
撫打者歟中元日汝陰王明清題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
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尤袤觀
修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
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刻或病
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為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爲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為薛氏藏

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於吴傅朋處見真定武本畧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也襄潭張嵲巨山書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必毛平仲此刻今在趙仁仲家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楔飲序樂毅論黄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論摹失真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絶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黄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跡歐陽文忠公以謂黄庭特後人

緣山陰換鵞事附益所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謬也高郵

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黄素上所書蘭亭序并題跋集中不載真跡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濟北晁子綺摹以入石因書絶句云少游寫就蘭亭序逸少英姿殆昔人我祖同爲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虛新書誤增一曾字入行間豈本於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顯蘭亭故迹雖存而禊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刋諸石廣平李洪書慶元庚申仲春

旦日李又嘗刻一本在安慶府云得於故家

歐充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本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型具存眞定武舊刻也周紫芝題紹興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

所長張頠書 揚伯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畧無少異

衛涇書 慶元己未仲夏七月

硬黄旣不可得定帖獲其眞者亦希矣 清閟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熈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瓦橋晁端彦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作一篇元豐元年閏正月晦日謁美叔因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豊七年十月九日夜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彦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爲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逵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桯伯時所藏薛道祖親題正同以爲唐古本云尤袤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長懷惘惘得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者奇絕不敢奪愛欲求第二者一本不審可否（音同光宗諱）儒再拜逵道機宜朝奉親友

逵道嘗任宗丞如復州諱至游傳其子鋼字仲袤今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州偽本畧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辨之黄庭堅周翰甞觀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序得於童道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歸檢正黄犖家或云姜以他本聨此跋耳

汶陽閭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濟聽琴畢覽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二月二十八日此石今遂歸長安薛氏世所有者模搨而已葛次顔題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璽改元元符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耳惟肥瘦不同耳流俗不識妙處但以其無皴剝古意豈能辨前代所摹石本漫滅時本哉

單丙文書於漢江舟中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后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后向方取去百本酬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高良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出以轉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五字不損紙

墨如新未經裝者末後向有一空行故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 第四本嘉定二年長至日

求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為是正義之蘭亭記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遊定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授於尚書王公使勒於瑯琊之石以大觀者焉守永陽郡杜符卿題 甲辰秋重陽日

近見馮逵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留觀百餘日乃歸

之今又得觀孟逵本清瘦勁拔亦其流亞也陸游務觀
嘉泰二年重午日

修禊序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况今
日丹臨川王厚之跋高續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云末後空一行者是
初得郤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中又於姜堯章處見
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宫定武與宇文粹中蕪叔黨田元邈劉無言論

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點畫相去毫釐以為優劣此非具眼不能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舊本非不佳顧皆在二刻後耳惟章次子名復用此說跋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褚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秘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亭舊本歲久斷爛僅可標軸而意韻態度邈焉高古如晉宋間人物風流超逸後人皆不

可及此本紙墨俱新而筆法備具精神氣骨有跳天臥
閣之雄觀之可喜可愕及與舊本並觀之則品格標韻
似覺少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紹熙癸丑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翱於千仞今見舊定本蘭亭其
猶龍鳳耶陸游慶元丙辰二月十二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答殿榜之
請辭意峻甚豈得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書
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繭紙真跡字字而講

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江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為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而已

李兼蘭註輯錄小敘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俗之膏肓輩豈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伯所藏

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尤以戕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其杜德機耳晦翁

讀右軍戕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序蓋國風免爰之倫千載而下乃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爲慨然陳傅良跋

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序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别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爲根據觀其與商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誰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尚忍聞之哉東

披反蘭亭意爲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逺終近蒙莊之氣象與玄學不相似以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淡巖老人者故右丞張徽也見審定門

距今五六十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暉丙寅歳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始信其逺者則此帖貴矣葉適跋游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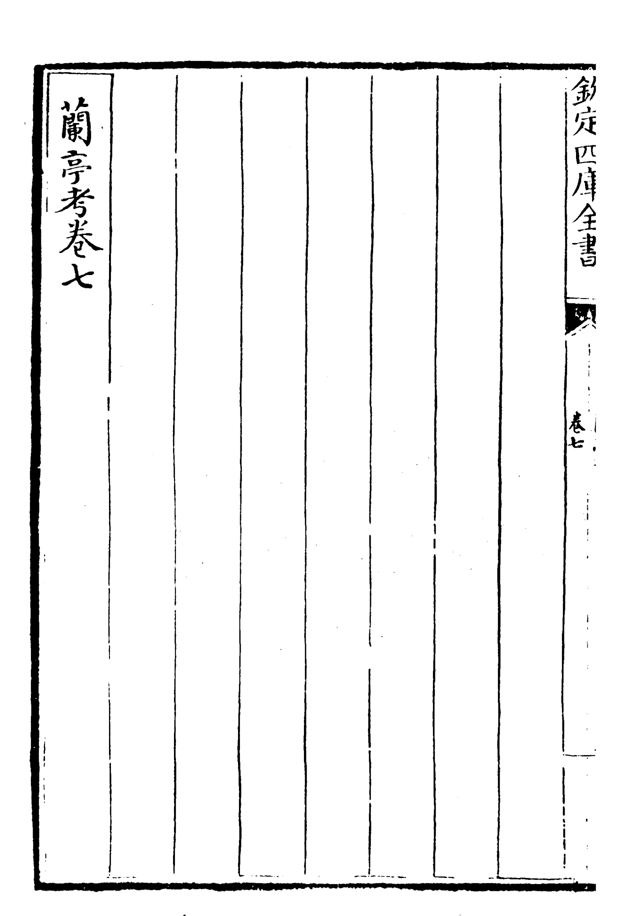
脩禊敘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求哉山谷晩得定武

以下二葉，原書葉次誤號

本已僅能彷彿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確眞偽大似逐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其妙處耳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羅點

岐簡獻王得稿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序樂毅論又王所愛玩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獲觀皆奇麗超絶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東都侯懼書家不能盡見奇跡乃諏良工幷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書其後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合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却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爲二今茲復會其適然耶其默有數耶紹熈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刋之郡齋爲此邦佳話云　王信



蘭亭考卷七

蘭亭考卷八

宋 桑世昌 撰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葢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多閑居頗屏世好

猶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遲暮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求歸獄復嘆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

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閒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

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

東皐流憇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遯齋閑覽載其李父虗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弦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録謂承漢書誤是也山樵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録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云自右軍留

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辨才太宗至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敘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僧智果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辨才得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搨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

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焉劉餗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己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辨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敢靳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爲眞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 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宗敏公元發嘗為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歷中宋景文為帥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水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幾四十年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攜去其子紹彭別撫偽本在郡然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昌始內之御府金人之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

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却無或云以下語姑備録云[世昌]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敘乃以爲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

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耳其五言曰仰觀碧天際俯瞰緑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見詠贊門）蓋爲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

晉右將軍書爲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修禊詩敘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可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敘真跡真刻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摹搨

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劚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爲杵碎因築得之中有納窾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眞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

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詁有言樂毅黄庭但得成篇足爲國寶況此序爲絶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録鄰侯三萬奚以多爲雍衰耄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夷陵乃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熈辛丑歲仲秋日河南郭雍書雍峽州人號沖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爲世所寶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選文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

或者以爲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予因讀楚詞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絲竹管弦之樂語衍而複茲皆逸少之累歟王得臣麈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冊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敘不入選蓋爲不合有絲竹管弦之語絲竹即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

不答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朗故可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敘耶安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敘方金谷詩敘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注曰王羲之臨河敘則是序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云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李倫金多故以爲賢於右軍耳夫二十四友皆望塵

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强把先生擬

李倫

徐彦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所繪圖余觀此搨上優塞者定不解書蘭亭敘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趣耳求思堂書山谷題右軍所繪圖后

謝安人物爲江左第一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

桓溫何足道哉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聞而喜甚蘭亭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逸少如鴟鳶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東坡跋斫鱠圖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後山談叢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公墓誌

頃刻得筆不使粗細相間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山樵夜話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序曲水敘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義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晁氏

寶晉題黄素黄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書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

耳寶草集

蘭亭絲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爲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敘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郗嘉喜人以已比苻堅殆同此病陳公廙居洛爲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敘者謂禮義無踈嘖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廙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耶韓安國不能賦

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琱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羲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内史後峻誓墳塋捐棄軒組曲水蘭亭自爲之序黄長睿東觀

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修禊禮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爲之序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王羲之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爲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

會稽内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别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爲永和九年其時爲會稽内史無可疑者晉傳旣脱畧羊欣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黄長睿號該洽嘗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没於穆帝五年年辛酉以此推之

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羲之傳爲會稽内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

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爲桓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爲僕射而求和八年爲尚書僕射者謝尚也以尚爲安乃傳之誤 李永

蘭亭考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蘭亭考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紹鼎

蘭亭考卷九

宋 桑世昌 撰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絕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畧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敘告誓文並代俗所傳眞得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

書畫贊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奇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注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强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孫過庭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法書苑一本云今司徒王欽若

山谷遊荆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姸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顔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冠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東坡墨跡後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絶妙同時極善用筆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顔太史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跡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周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葢見古人用筆廻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鋩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淡墨研錄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遒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羙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隷頗得楷法

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蕪湖縣徑行到吉祥寺曾直題）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褉事詩序

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
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王及二世皇帝詔
近臣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
雖難爲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
及其神澄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
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
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已上山谷一本云東坡云云此確
論也予嘗申之曰結密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

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卷九

蘭亭考卷十

詠贊

宋 桑世昌 撰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黄庭經書訖聞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羊欣筆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纓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會其一元章云王

仰孜收蘭亭詩一卷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

三春啟羣品一作迹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一作閒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鄰其二御府本及陸柬之本鄰作新又有作親字

第一卷此詩無前二句

猗撫二三子莫匪高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爲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殤解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咏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高千齡合散固其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爲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共五法書要録）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没於空山矣

韓漳州報澈上人詩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修禊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和當日序愧無奇筆紹前踪又云一觴一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俛仰爲陳迹且學山陰祓禊杯又云會餘俛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顔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歴中朱迪吳渭吳筠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用是事姚令威西溪叢語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亘古今等閑陳迹冠山陰耳聞貞觀求眞跡眼見天章照茂林鐵限僧房跡未移

千通眞草了無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秖說蕭郎奉使時山中父老尚能說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承和清閟堂楊伯時本

欒城山陰陳迹詩卧對郗人氣已眞晚依邱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注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

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却到烏絲欄

山谷贈邱十四詩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眞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眞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搨本得遺法字體變化人莫窺梭飛壁間勢屈矯劍出獄底光陸離可憐闕齧侵點畫

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摹蘭亭敘後題云永徽去貞觀不遠得眞爲最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敘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爲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彥遠記模不記紙要録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齊俗說紛紛那有是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餋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談標書

存馮式欝欝昭陵玉盌已出戎温無類誰寶眞物日月

非虛志專乃一綉縧金鐍瑤機錦裓猗歟元章守之勿

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

刻石猶能易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日懶拙翁米元暉跋於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航之北窗時雨霽風和窗明几淨投閑杜門爲情良適觀右軍修禊序尤怏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圖契朴凋稱聖智萬古奔沉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

始信功名皆偶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畀野雉

退之強聒六藝疎見處纔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
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善計
摸金何用置中郎溫韜家有昭陵窆披沙但只取黃金
別軸安能取故紙天章寶塔高嵯峨永著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蠟摸未已善本何辭萬金棄以上寶晉
眞僞紛紛甚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今何在
却有人傳定武碑李大撰跋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因耶律之所棄幸而得

存此爲異也臨紙三歎繫之以詩英華最忌凋元氣骨
榮神清祓禊詩蠶繭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鶩竟誰癡梓
棺賻襚從英主玉石遲留肯裔夷今日中原陷荆棘摩
挲墨本鬓成絲
昭陵忍死覔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裙毀
娉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鶩知何似醜婦撫膺羞欲死
君家所藏修禊字如錐畫沙烏無比定武長沙蛇蚓耳
王仲衡題
袁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搨硬黄本嘗贊其後云文陵不載啟古刻石已殘鋒鋩久自滅如出撅筆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完貞觀賜搨本尚或傳衣冠兹寔兵火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秘藏懼不廣模勒金石刋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来者倘護持何止敵璵璠清閟堂本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本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公李師中也寶

晉的聞人今在富鄭公子宿州史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詔龕置宣和殿壁或云睿思東閣後徙艮岳瑪瑙亭舊傳宮詞云瑪瑙亭根萬寶陳珠連璧合鬬精神眇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也或說米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桑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後來聞竟使昭陵隱眞跡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眞傳意愈勤有似春雲隱明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

有客攜從大梁逺多言南渡曽罕見大勝薛家蟬翼本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媸姸老拈擫筆萬事懶忽見錦軸心凄然真行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退之但作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鵝手新安羅頌

堂堂淮陰侯夫豈噲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端彦字美叔説之字伯以公耄字武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七十八題

璽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右定

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
湍帶右天五字定眞偽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迹

至今此紙尚如新楊誠齋跋

袁起巖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

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墨歲久迹豈陳當時

本嬉戲後世乃見眞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

環玦書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情知金堂

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逡巡昭陵求闕千

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 王容 環潤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雲頭散月照平湖鴈影低拄杖負書尋遠寺倩童牽鹿渡深溪今朝獨宿巖東院惟聽猿吟與鳥啼 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絶頂高峰路不分嵐煙長鎖緑苔紋獼猴推落臨崖石打破下方遮月雲 蕭翼留題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門作所謂拄杖負書者正訪蘭亭時也似孫題世昌近於東墅閱高續古校書法書名畫方見此詩及跋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絕語故且載之

一麾東晉守八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跡蘭亭表舊居掛冠高輿逸坦腹舊牀虛峻嶺崇山景依然想似初高祖之右軍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羣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悟言一室許誰親相

遐無非我輩人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向艱辛

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草藁塗竄之餘初不用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奇趣耳無心工拙當閒暇信手縱橫盡技能朱蠟謄摹猶若此可憐眞跡殉昭陵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武舊石本爲題前句河東薛仙李同

昭陵蠒紙傳夢事修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攜定武本趙北復歎塵沙黄細看筆力自外出妙處畫裏藏鋒鋩漢官威儀落眼界九閟之重虞窺擭暗中摸索辨眞贋

蔀屋猶有千丈光趨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淋浪祈公分貺我一本小儒不願尚書郎頃在建康少董寶此凡三本是時已作此語及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爲貺暇日復過書堂又觀此善最因書前詩以繼其後康山田秀寶

生涯寄箪瓢嗜古成傳癖胸蟠萬卷書禊帖究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編帙更相自戈矛入類相形色我昔識諸老高論聆侍側王筆貴藏鋒眞贋揀金錫精神苟不具徒爾致研席搜訪諸賢語編類置丈室使我心豁然登山如有得忘意於斯文庶可益涓滴作詩謝來貺

持寄俟他日 趙徽州彦衛作台日長詩蘭亭二三說丙辰春因以詩和之此其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褻褐櫝瓊瑰彼烏紗而皂帶其慢言似高其游言似談機心舞於眉端葢有與之偕來乎 李漢老跋田務本家藏蕭生取蘭亭圖

蘭亭考卷十一　　　宋　桑世昌　撰

傳刻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刋定武本後有寶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曾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角微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刋已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法帖内

一本闕在癸丑會稽山陰之蘭亭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天共二十一字有絽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絽興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絽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小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此疑莫古本

一本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裂無絲竹管

弦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犖芭云定武修

城役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褱木刻五字不損王順伯所類本内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不全

右今士大夫所藏本末易殫紀其詳有已見於審定卷

者不復重出特舉其槩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二浙賦明年夏剡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跡於天章寺是時兵火初絶盡爲荊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惟山川在爾徘徊四顧爲之歎息求於越人得舊修禊叙筆畫失眞意謂當有來者能求佳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歲扈蹕再至雖舊寺楝宇已成而所期未副剡山陰無蘭亭帖豈非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有太上皇帝宸翰係是徽廟御書唐賢所臨蘭亭六字以御寶印其上鑑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

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雋者周仲章也安惠公起
之子膳部外郎越姪也其家圖書爲當時第一此本淵
源固有自也曰大防呂汲公也曰涉炎世弼也曰尋劉
執中也曰洙孫臣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
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幾少補訪古幽討
之士攬觀云紹興改元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車駕駐
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於政事堂之别廳時辛道
宗爲樞密都承旨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内府毘

陵張守金陵李田洛陽富直柔襄陽范宗尹同觀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存闕雖當其欣於已快然自足不知將至所之既惓情隨事等字又第五字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十四字雙鉤不塡後題乾符元年三月詳見臨摹本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濶止無會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後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摋有家藏者因官邯鄲乃摹於石以廣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摋益仲

婺女

一本在停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横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者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刓闕時本庶幾定武典型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貞觀八年所模敘首無求字雖古而未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本後六印作一行錢形忠孝之家印黃扉珍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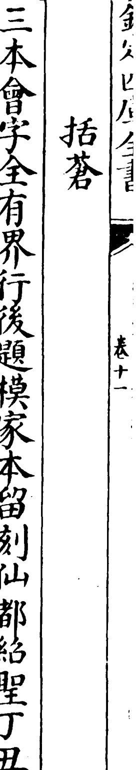
一本在法帖内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行有横裂文

一脩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寶過盈尺參神明以長生匣以曜物得麒麟兩行十八字後高宗皇帝取石入德壽宮今此兩行瑒帖中刊在薛稷書內又王仲信跋云此本得於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修故宮掘地得此石其精神鋒鋩在眞定本上

七閱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守世家印印後方題

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紹聖丁丑

蜀人劉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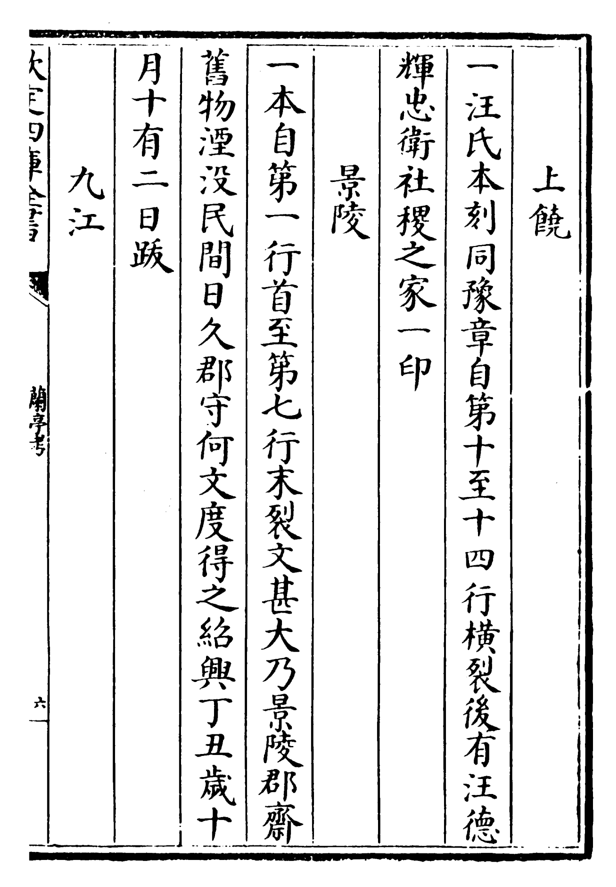
金陵

一本熈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堯民誌後跋

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爲最先公熈寧間得此本誌而

藏之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手澤漶漫併刻於建鄴

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旦清豐晁謹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横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没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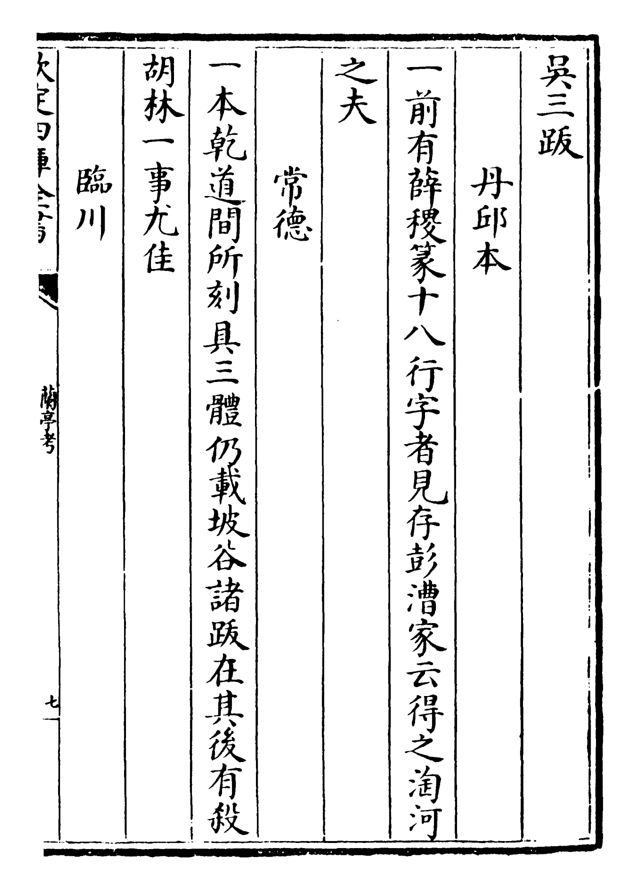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黄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本開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濶幷刻乾卦二年懷仁集右軍及序有秦



吳三跋

丹邱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澧家云得之淘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道間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後有殺

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裂損十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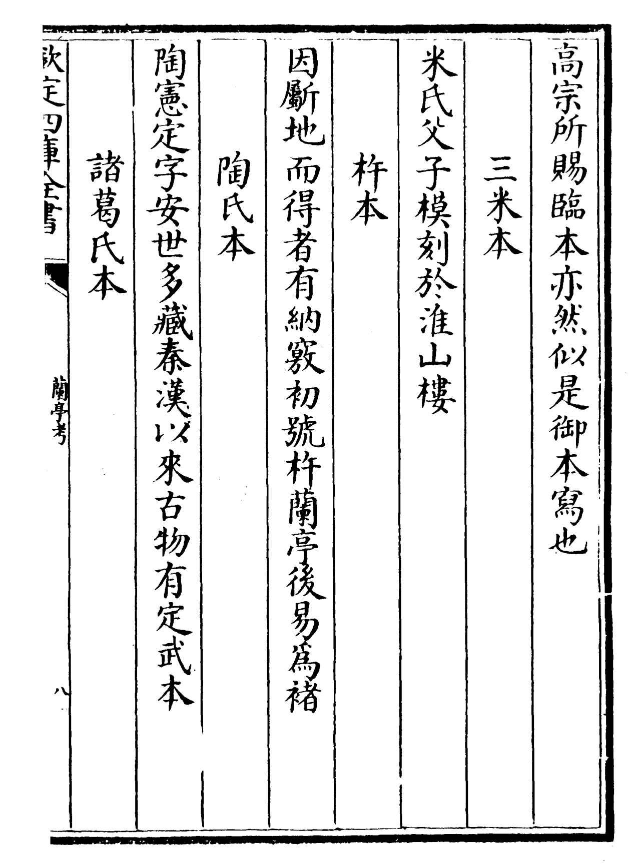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冊官楊仙芝模刻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邸有曾伋彦思跋曾得於越之姪衍及大觀巳丑歲也紹興癸酉重加表飾巳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中闕痛字



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摸刻於淮山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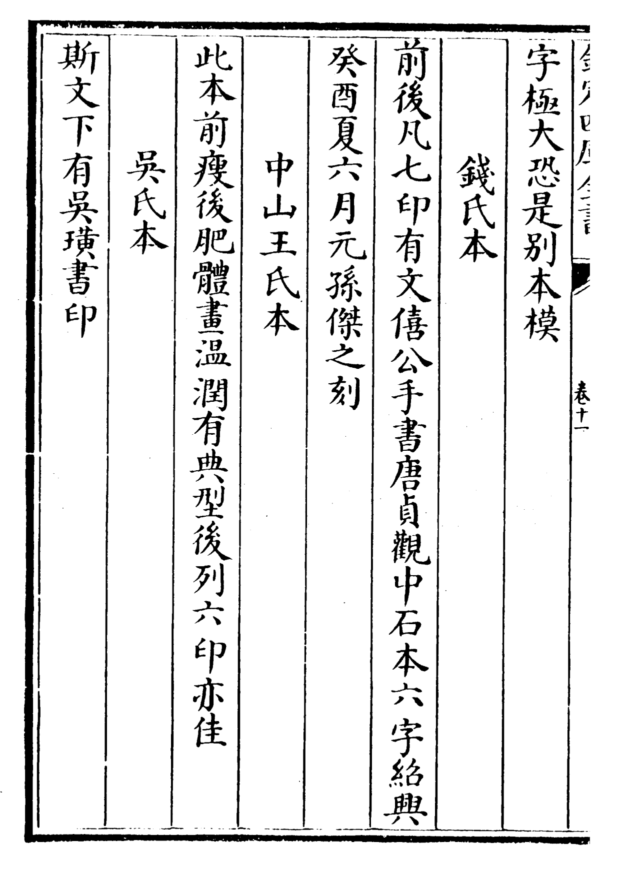
忤本

因斸地而得者有納敫初號忤蘭亭後易爲褚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有定武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貞觀中石本六字絡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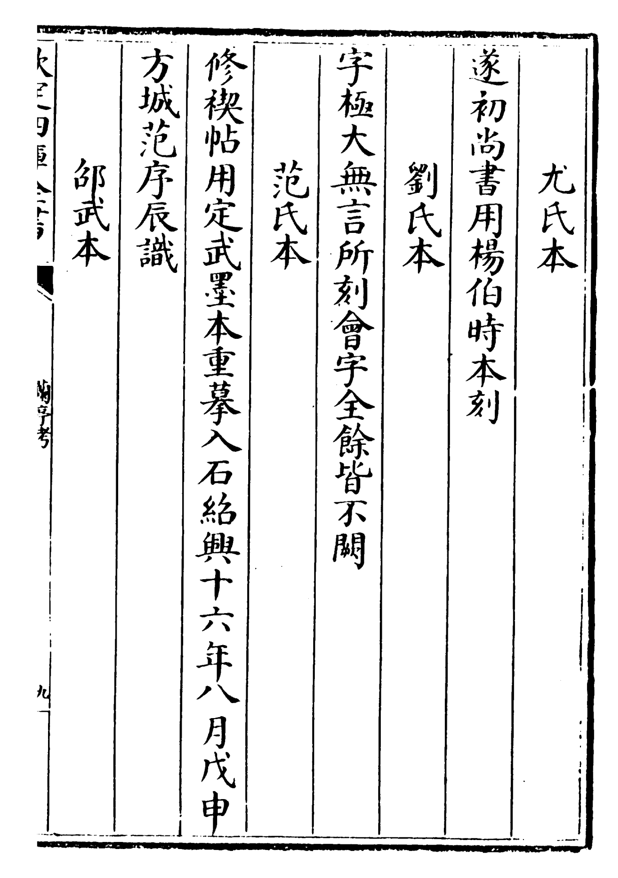
癸酉夏六月元孫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畫温潤有典型後列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宇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闕

范氏本

修稧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十六年八月戊申

方城范序辰識

邵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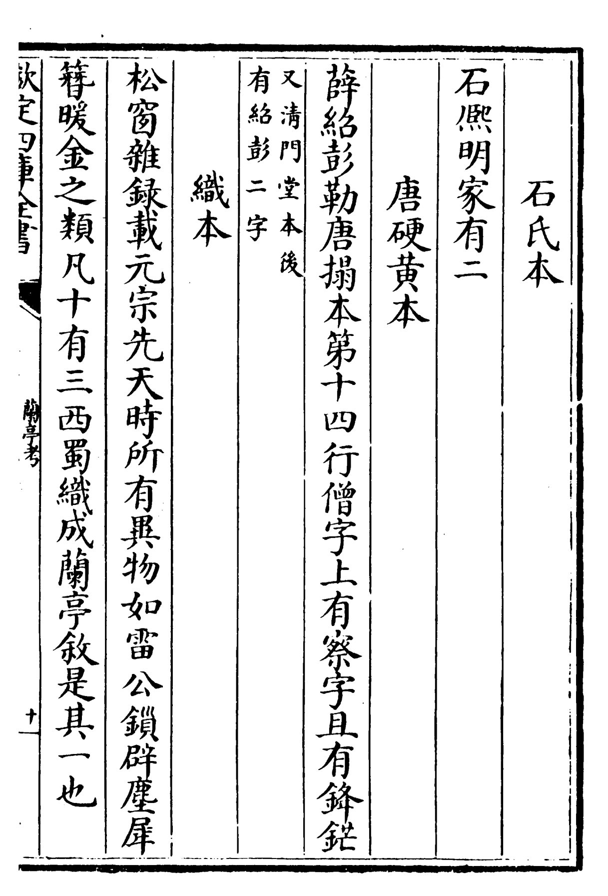
後有勳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古本陽羡郡勳記

陵東之本

王氏金石録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蘭亭只類重刻鐃本又有陳和叔郇國公東坡子由跋見審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無朋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熈明家有二

唐硬黄本

薛紹彭勒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鍮鉐

又清門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織本

松窗雜録載元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雷公鎖辟塵屏簭暖金之類凡十有三西蜀織成蘭亭叙是其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殘闕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悲夫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一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爲二字已漫滅但彷彿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傑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横斷文有章氏印

盧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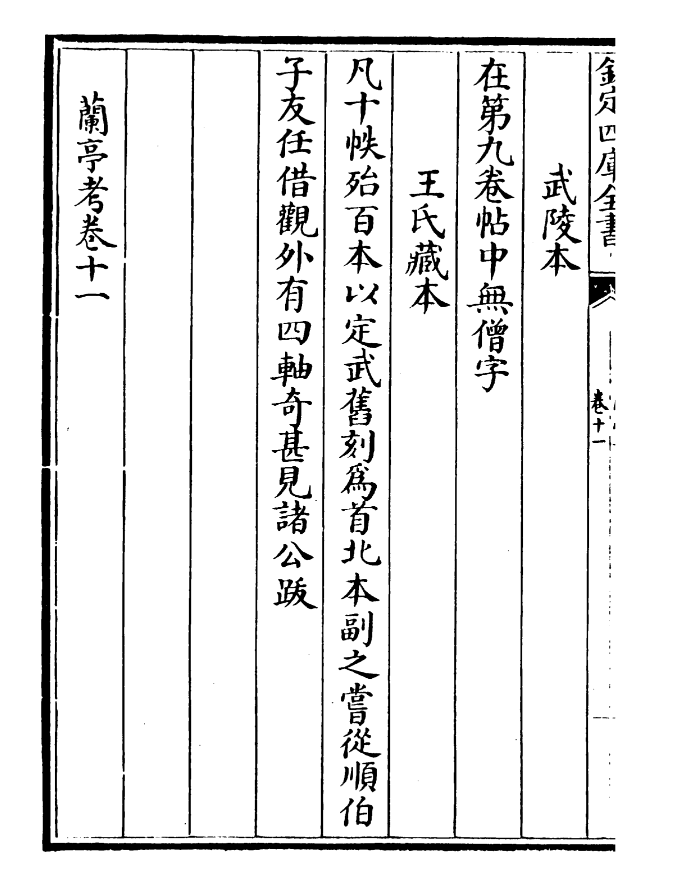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黃本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皴剥自十七十八行内有大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前後有云蘭亭搨傳刻諸家所收本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爲首北本副之嘗從順伯子友任借觀外有四軸奇甚見諸公跋

蘭亭考卷十一

蘭亭考卷十二

宋　桑世昌　撰

釋禊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尚書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禊出於此顏延年曲水詩序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䰟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翰所注引韓詩也李善注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巳

者祉也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辛蠶舘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灞人而祓除續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宮人皆禊於東流上自濯洗祓除宿垢爲太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灞上師古曰祓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即位無子平陽公主求良家女飾置帝祓灞上而還焉應劭注云祓除於水上巳禊也又衛皇后傳帝祓灞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祓除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曰昨遊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行衮衮可聽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著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水濵爲流杯曲水之飲取黍麴菜汁和蜜爲餌以厭時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公王以下並南浮橋邊禊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問船中者爲誰重問

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爲怪擕之水濵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束晳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

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紀穠曰古用上巳今

用三日

歐陽詹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寮友序云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一日曰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土之君亦得宴其寮屬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柔和蠲潔用徼介祉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

遠鬱爲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
城之踐也
王勃獻之山亭修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祓禊
於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驩後之視今豈復
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讌逍遥谷序曰竊思楚傳嘗詣草堂之居仰
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元稹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詩

什盈帙與副使賓輩酬唱稱蘭亭絕唱舊唐書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於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遇也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濵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樂甚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筭自永

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熈九年又一周爲宋元嘉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熈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湥筵中流愜嘯咏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顛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

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 葛立方

曲水邀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蕪没成塵迹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並村步騎仍連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茂林無舊徑修竹起新煙宛是崇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新地勝門占舊留田荒阪披蘭菜枯池帶墨穿序成應唱道杯作每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窓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

懶府服牽寓時仍覩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幽情枕石眠玩奇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猶霑服松風尚入弦山遊稱絶調今古有多篇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二十五人具姓名大歷中唱五十七人見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濵浴池逢婉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人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孟浩然期王山人不至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剌海郡

暮春三月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撓徐轉去微風落日水横波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季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舉白讌際生玄陸離軒蓋凄清管絃萍疎波盪柳弱風牽未厭歡趣林浮夕煙高求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峰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

君見漁舟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煙霞劉長卿上巳泛舟耶溪

世間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會稽王内史好將賔客醉蘭亭鮑溶上浙東孟中丞或云鮑防作

洛人今修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溪水嬉如鷺振歌響雜鶯啼歴覽風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劉禹錫三日與樂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濵紅粉翠蛾應不要

畫船來往勝於人 東坡 禊亭

齊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

更作新詩繼永和 東坡和 王勝之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宣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

蘭亭對酒愛新鶯 劉旦上巳謝 王豐父惠酒

小桃脫萼柳梢柔春色無邊破客愁好與永和脩故事

一時人物盡風流 李若水 上巳

當時俯仰尚爲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傷迷故迹

崇山依舊對遊人許安世

僧言王右軍遺跡求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漪淪書堂閟靈像五亭餘圓囷吳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脩禊水俗有換鵞書舊像丹青改諸山楷法疎我來尋壞壁妄意有遺餘趙畀臣宿天章寺

記得蘭亭祓禊辰今朝兼是求和春一觴一詠無詩侶病倚山窗憶故人王篤求和縣上巳

危（高宗諱）跨淵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湫玉隔山聞

影亂林花落山叢硼草熏茲爲禊飲地何羨右將軍（蔣堂）

一泒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

不似當年有罰觥（蔣堂景祐丁丑創曲水亭寮屬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賞鑒賢又云右軍筆墨空

蘭渚安道風流詫剡溪（彭汝礪送程公闢）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閒上巳接清明明年强健陪嘉集

奪三䑛賦不成　賀鑄

蘭亭考卷十二

羣公帖跋

逵再拜蘭亭敘議論多所未見高宗學書説及米元章蘭亭敘樂毅論跋録具別紙其他或尚有之未暇冥搜也澤卿彚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畧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秘閣藏唐人鈎摹幷鍾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録以遺之南城曾漸書於道山堂

𣊓再拜蘭亭考已遍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古攷粹如此種學之功可以推

矣碧環張從祖

璽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訟字畫反不逮古何耶澤卿稽粹有條理可爲禊帖忠臣矣林至

長廊睥睨來者誰出門觧后渠得知不言使者求遺書只言浴璽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欵洽論到翰墨尤瓌奇山僧技癢不自禁稍出修禊蘭亭詞啟函展玩未及竟袖有黄紙天庭追口呿氣梳僵欲死一騎趣向咸陽馳

虬鬚天子喜折屐詔許兩禁同觀之龍騰鳳集在御榻
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璽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
千年議論經幾手極力追倣分毫釐博聞強識子桑子
上下纂輯無或遺清臞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無津涯
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真點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辭豫章王疇若開禧丁
卯臘月六日還澤卿蘭亭考古括葉時
書法光芒晉永和後來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桑天子

蘭渚風流轉不磨

自從璽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總輯舊聞爲博議即今真贋尚難憑

予從事越府修圖志因裒蘭亭題詠及諸賢所評禊帖為一編以俟澤卿庶有補蘭亭考李兼孟達書戊辰元巳前二日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賛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嘗記本長老赴闕

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個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輙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樓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黄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絶　鑰

蘭亭禊序幾臨摹曾稡工夫十載餘擕過會稽尋古跡

不妨呈似老尚書

四海詩名陸放翁晚成嘉遯萬縁空憑君問信今安否

欲向溪頭共釣篷

澤卿蘭亭考用工深矣攜攻媿大叅詩見訪次韻併呈

放翁侍御

會稽太守黄由

字入昭陵不可模後來僅及晉之餘識眞盍向䆫堂問

敢謂牟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題跋網莵幾遍甲是乙非真若聚訟讀之令人腹煩因思此序蓋歐褚諸公之寫眞耳然研之極乃通於神如洙泗諸子之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寶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呼哀哉翠栗齋寄示跋王順伯本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間砣砣說此書且曰我幾蘭亭癡矣平生惟一善本爲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鹿峰陸楞

嘉定初元嘉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贍博

長樂陳舜申　宋模　莆田劉榘　仲則

温陵陳模　中行　四明傅行簡　欽父

華亭林至　德久　建安眞德秀　景化

金陵何剡　楫臣　清源留元剛　茂潛

檇李陸埈　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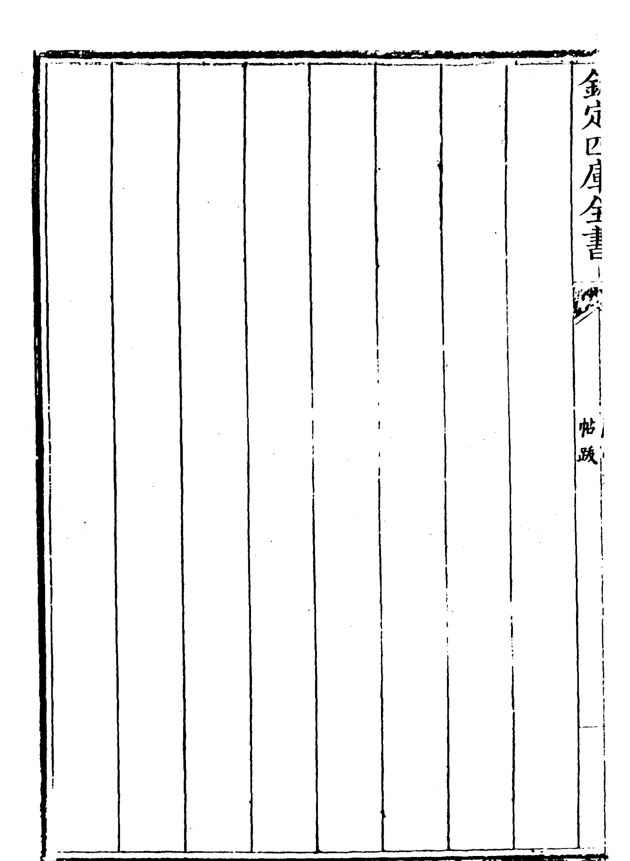
石更青白故兼新字看由中總是眞畢子一生三百紙

樓公四句幾千春從來考古難題處直到名流下筆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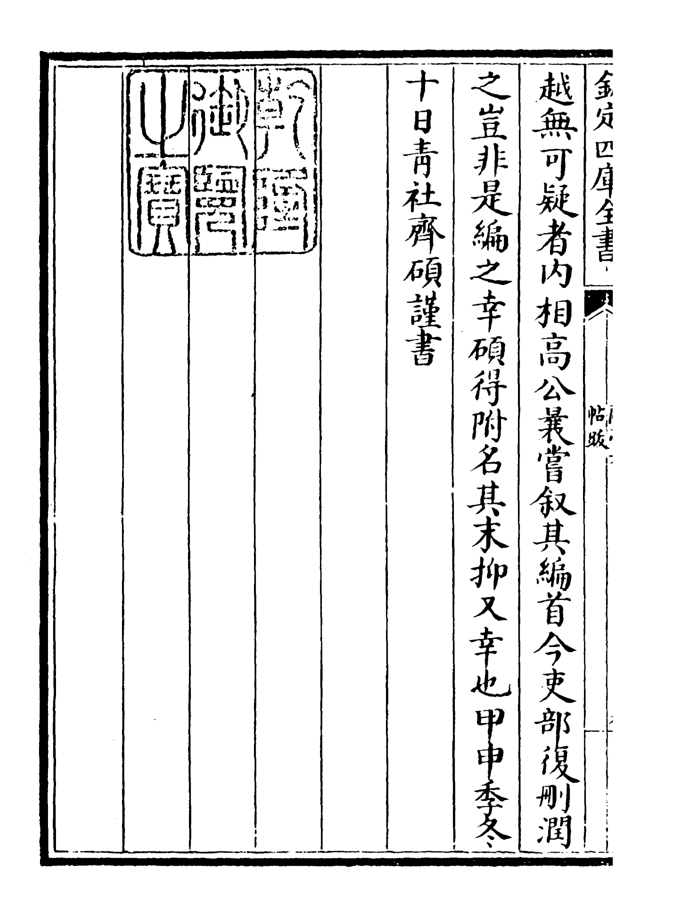
菴有山陰多寶藏草菴外面更無人廬陵楊長孺

蘭亭考用意勤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耶先太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遊荊州得古本蘭亭因悟筆意是殆有言語不可傳者矣雙井黄𤓰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到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葢着色畫也葉適



嘉定辛巳冬頎蒙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駭目想像入東晉諸賢高風逸韻邈乎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檜粹訂證靡有遺恨豈惟歎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修竹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間得一至山中雖求和陳迹已不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思陵所臨禊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品題俱在攷中真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當行於



越無可疑者内相高公曩嘗叙其編首今吏部復删潤之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齊碩謹書